

难忘袅袅炊烟

■杨世军

今年清明节,对我们兄妹五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去年农历二月闰月的缘故,母亲的周年忌日恰好在今年清明节那一天。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前,唤醒了沉睡的我。我推开窗户,感受着清新的空气,心中涌动着一种温暖的情感。往事如昨,母亲辛劳的身影宛如在眼前。

远方飘起一股炊烟,让我不由得想起上津老家那袅袅的炊烟。在街坊邻里之间,母亲炒菜和做饭的水平有口皆碑。我们小时候,家大口阔,每天有七八个人吃饭,做饭是个繁重的活儿,也练就了母亲的厨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津各种物资都匮乏,燃料更加稀少,小小的我们就担负起砍柴的任务,周末马不停蹄地赶到很远的山里去砍柴。山路崎岖,来回近50里路,必须早早起床,吃完早饭,带上干粮,跟同伴们一起出发。为了保证我们能准时出发,母亲就得半夜三更起来做早饭,并准备干粮。她有时做火烧馍,有时摊煎饼、蒸花卷。母亲准备的干粮,味道格外不一样。

我总是在母亲燃起的炊烟中醒来,那袅袅升起的烟雾,如同母亲的爱,细腻而温暖。我迫不及待地跑进厨房,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感受那浓浓的烟火气。

中午我们只能在中山野餐,同伴们都带着干粮。我吃着母亲做的干粮,喝点山泉水,就解决了午饭的问题。休息时坐在那里,望着山中农户做饭升起的炊烟,有些发愣。

傍晚归来,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奔跑几十里,疲惫像瞌睡虫一样缠绕。在半山腰休息,放下柴担子,肩头轻松了许多。望着远在几里外的家,冒起一股股炊烟,想着母亲此时一定在厨房做饭急切地盼我们归来,我悄悄咽下了口水。

那时上津古城没有多少楼房,全是清一色的砖瓦房,傍晚时家家都在做饭,房顶炊烟袅袅。如今我们已离开家乡多年,城市里很少有烟囱,也很少看到炊烟升起。

炊烟升起,就有了家的味道。母亲在,就有温暖。母亲离开人世后,老家对于我们也变得遥远。偶尔在乡间看到炊烟,我们会想到母亲烧火做饭时的炊烟,想起以前农村柴火饭的香甜,那种饭菜的香味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每当我感到疲惫和孤独时,就会想起那缕炊烟,想起母亲的微笑和温暖的怀抱。

母亲的炊烟,是一种无声的陪伴。它伴随着我成长。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那缕炊烟都如同母亲的牵挂,永远陪伴着我。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我们常常迷失在繁忙的生活中,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东西。而母亲的那缕炊烟,却让我明白,生活中的美好往往就在平凡的瞬间。

它让我懂得珍惜,也懂得感恩。让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那份初心和温暖。

母亲的炊烟,是我心中永远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對家的思念,对母亲的爱。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

我愿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母爱的力量。让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中,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美好,用心去感受,用爱去呵护。因为,在每一个清晨,都有母亲的一缕炊烟,为我们温暖前行的路。

最疼我的人

■高英

清明将至。父亲离开我们已经7个月了。

2023年9月1日凌晨3点53分,父亲走了。父亲的猝然离世让我倍感意外。发病前没有任何征兆,就在他走的前几天,我去看望他,陪他聊天中提到,再过几天就是9月1日了,当了40余年教师的老父亲马上说:“该开学了。”我跟父亲开玩笑说:“是啊,要开学了,您可不能再逛了,该着手备课了。”父亲也附和着说:“嗯,应该的,应该的。”当时父亲精神状态非常好,我告诉他老人家涨工资了,并告诉他工资数额及余额,父亲很是高兴。哪里想得到,才过几天,他老人家就走了呢?

母亲健在时,父亲总是鼓励多病的母亲好好吃饭,好好活,陪他一起活到120岁。不幸的是,母亲于2020年11月29日溘然长逝。母亲的离去给了父亲沉重的打击,仿佛在一夜之间,父亲迅速衰老了。每次回去看他,他都会向我诉说他的孤独以及对母亲的思念。“你妈走了,我成了一只孤雁了。”这是父亲每次必说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好转移话题说些让他高兴的事。可是,世事多艰,哪有那么多让他老人家高兴的事呢?倒是儿女和孙辈的烦恼常常让父亲挂怀。每每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对不起父亲,觉得自己不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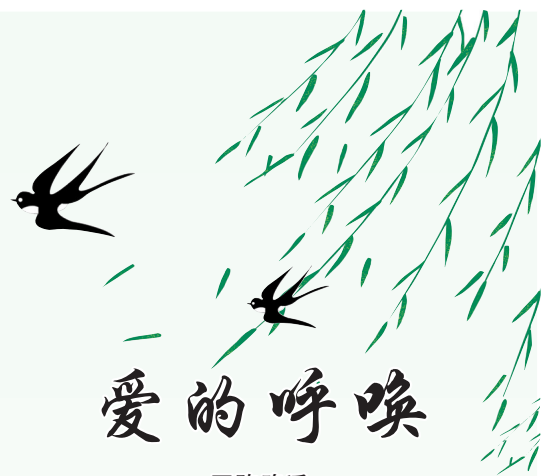
迅速衰老的父亲并未改变他要强的个性。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坚持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我回去给他理发洗头后又端来一盆热水让他泡脚。泡了一会儿,我蹲下来替父亲揉搓双脚,我的手刚抓住他的脚,他就像触电一样把脚缩回,同时用手推我。我以为自己用力太大弄疼了父亲,谁知父亲说:“我自己能洗,咋能叫你来给我洗脚?”我还想坚持,父亲却坚决拒绝。

中风偏瘫的父亲不愿成为儿女们的累赘,有时见他坐在沙发上站起来颇为吃力,就想伸手帮他一把,可他总是倔强地推开我们想要搀扶他的手,自己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撑着面前的桌子颤巍巍地站起来。他一直坚持自己洗漱、自己穿脱衣服等,尽量做到生活自理。这是他的性格使然,更是他一辈子坚守的人格尊严。

犹记得那年暑假天气炎热,某日我接父亲母亲以及兄弟姐妹来我家玩,一大家子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闲聊,我在厨房准备饭菜,父亲突然走进来,我问父亲有什么事,父亲说没事儿,站了一会儿说:“还好,还不是太热。”我这才明白,父亲是心疼我一个人在厨房忙碌,担心厨房太闷热我受不了。父亲转身走出厨房,我忍不住泪湿眼眶,内心盈满了温暖和感动。算来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几年,可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父亲当时的神态,父亲说话的语调,都清晰如昨。如今父亲走了,此去经年,谁还会走进我的厨房,去亲身体验在厨房做饭的我是冷还是热呢?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如今二老俱去,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们那样不计成本、不求回报地疼爱我了,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们那样爱我胜过爱他们自己了!

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想到这里,我心凄然,且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



爱的呼唤

■陈路遥

记得还没上春运的火车时,爷爷的电话便一个接一个打来,而旁边绝对有一个不说话,但悄悄听着的奶奶。

十几分钟打一次,内容无非是“上车没”“还有多久”“到了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之类的话。

直到我辗转半日冬梦,昏昏欲睡下了车,打了电话之后,手机才不再响个不停。

寒风中苦站许久,终于见到那熟悉的三轮车。待到缓缓走进,迎面而来的便是一句:“又长大了,长变样了啊!”

于是就像去年、前年,就像过去的每一年一样,他笑了,我也笑了。从此寒流刺骨里多了些温暖。

上了车,这次不过3分钟便停在了便利店前。

在这3分钟内,爷爷说得最多的话便是:“我去买一箱泡面好不好?”“我去买一箱可乐好不好?”

温柔,包容,似乎允许我的一切回答。但我若说“不要”,回应我的绝对是那句:“我买给自己吃,又不是给你买的。”带着些许不容置疑,对回答的不满,以及好意被拒绝后那为了维持面子的高傲。

拗不过,下了车,进了便利店。爷爷开口道:“你这里卖不卖可乐啊?”末了,生怕别人不知道的补一句:“甜的,像那个那个,棕色的药水。”

“有,有。”老板娘笑了笑。

“可乐给我一箱,再搬一箱泡面,红色那种。”

潇洒结账,一人抱着一箱上车了。

回了家,老远就见到站在门口等着我的奶奶。但在记忆中,她太不显眼了,躲在角落里,让人一时想不起她。

她表现爱的方式便是问“饿不饿”“被子暖不暖和”“睡着冷不冷”“把这个给你吃好不好”以及做那些我想吃的菜,洗那些我换下的脏衣服。

就和爷爷一样,她说的话很多时候也不容置疑。我说我不想吃她给的零食,她也会自言自语:“不吃就不吃,我自己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对我生气,说着“我不管你了”之类的话,但是过不了半日,又开始对我嘘寒问暖。

她愿意在外面做客的时候拉下面子打包许多好吃的菜带回来给我吃,也会在别人生日的时候向别人要整整一层蛋糕带回来给我。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只是她太默不作声了,默不作声到很多时候我都感受不到她的爱,待醒悟时才发现这涓涓细流早已汇成大海,润泽着我的生命。

年少时总想着若是自己不能有所成就,衣锦还乡,又该如何面对这些爱和期待。如今我仍然抱着这样的想法,却明白这些东西不需要所谓的报答。

你还需要我,便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忘记一个人最先忘记的是声音还是长相?我不知道,但至少那些相伴的日子永远珍藏心底。我点燃了冲天响的礼炮,那是向先人的慰问,那是一声声“别担心,孙儿很好”。